

瓦尼島有平坦的平原，也有崎嶇的高地。交界處隱藏著一座小小的谷地，谷地裡有一個岩洞。薩馬斯老先生就住在岩洞裡。

薩馬斯既會捕魚，也會耕作，可以自給自足，不需要和其他島嶼的居民交換食物。所以，當塔門人划船經過瓦尼島的時候，從來不上岸，只是待在船上和薩馬斯打招呼。這時，薩馬斯會高舉一隻手，作為答禮。

馬德人很怕水，不敢游泳，盡可能和大海保持距離。不過，當塔門人來馬德島交換食物的時候，有一些小朋友會請塔門人載他們去瓦尼島，聽薩馬斯講故事。薩馬斯講的故事可好聽了！為了聽這些故事，這些孩子們努力克服內心的恐懼，冒險乘船出海。

弗島和奇摩島是無人島，島上一個人也沒有。

離弗島很近，一定知道那到底是什麼玩意兒。」

接下來幾天，馬德人常常忍不住抬頭眺望遠方那個紅色的東西。不過，再也沒有人認為那是一隻鳥了，因為鳥不可能固定不動的在同一個地方停留那麼久。

其實，瓦尼島的薩馬斯老先生比馬德人更早發現那個紅色的東西。雖然他已經一大把年紀了，但因為瓦尼島距離弗島只有三百公尺，所以他看得比馬德人清楚。

他看到的不是鳥，而是一個叫不出名字來的東西，掛在一支長長的棍子上。

他也沒看過這種玩意兒，困惑的皺起眉頭。

過了三天，塔門人到馬德島交換食物時，所有的馬德人都站在沙灘上迎接他們。

侯卡先開口：「貝姆，你們經過弗島的時候，一定看過山頂上那個紅色的玩意兒吧？我們有人猜想那是一隻鳥，是嗎？如果不是，你們知道那是什麼嗎？」

「當然知道囉！」貝姆笑著回答：「那玩意兒正是我們插上去的！」

「哦？到底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是一種很特別的章魚。因為不太好吃，所以從來沒有帶來給



你們。這種章魚曬乾以後，會變成紅色的。」

「你們為什麼把它插在弗島上呢？」

「因為看起來比較清楚。」

「為什麼要看起來比較清楚呢？」

「因為那個標誌代表『塔門人住在這裡。』」

侯卡立刻反駁：「不對！你們明明住在塔門島，不是弗島。」

「啊，想啊！一定很有趣！」

接下來幾天，薩馬斯每天都教他一點手語，一次教一個手勢。後來，男孩每次回到瓦尼島，都會花一點時間和老先生用手語交談。薩伊爬到岩洞上方的岩石堆，薩馬斯則走到沙灘盡頭的峭壁旁。兩個人開始用手比來比去，一言不發的交談著。

船隻已經靠近瓦尼島了，薩伊看到老先生站在海灘上。

他背著塔門人，把一隻手抬高，動了幾下手指，意思就是：

「你好，我的好朋友！」

薩馬斯也用手語回答：「真高興又看到你！」

下船前，薩伊央求貝姆：「請讓古帕爾跟我一起上去好嗎？」

「上去做什麼？」

「聽薩馬斯講故事啊！」

古帕爾看了父親一眼。



大孩子們接著說：「馬德人從來不下海的。」

侯卡點點頭，看著在海裡如魚得水的兒子，沒說什麼。

薩伊心想，或許可以把游泳技術傳授給其他孩子。反正這又不像手語，不是他和老先生之間的祕密。

他把愛可兒和哈迪叫來，叫他們坐在淺灘上靠近他的地方。其他的孩子則待在海灘上旁觀。

薩伊先對愛可兒和哈迪說了幾句話，然後示範薩馬斯教給他的動作：身體向前傾斜，深深吸一口氣，然後把臉浸在水裡，再慢慢吐氣。

過了一會兒，愛可兒和哈迪跟著他照做。

第二天，薩伊臉朝上躺在淺灘上，身體浮在水面上，雙腳慢慢踢水。愛可兒和哈迪跟著他照做。

其他的孩子在一旁靜靜的觀看，有樣學樣，用手腳撥弄著地上的沙子，好像他們也在水裡游泳似的。

薩馬斯正在田裡耕作的時候，突然從沙灘上傳來一陣嘈雜聲。他抬頭張望，看到一艘船即將靠岸。塔門人從船上走下來，領頭的貝姆手上拿著一支長長的棍子，棍子頂端吊著一隻紅色章魚。他往上爬，穿過薩馬斯住的岩洞上方，繼續爬到高地上的岩石堆。

老先生朝著海灘走去。塔門島的漁夫們看到他，一句話也沒說。他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坐了下來。

貝姆從高地走下來，來到薩馬斯的跟前，兩手插著腰。

「你有什麼問題要問我的嗎？」

他的聲音十分刺耳。這話一出口，驚動了停靠在礁岩上的海鷗，立刻往空中逃竄。

「還會有什麼問題？」薩馬斯回答：「看你做的好事，就知道答案了。」

「這麼說你已經明白了，老頭兒？瓦尼島是我們的，這座小島上面的一切，也統統是我們的。」

「包括那片麥田？」

貝姆回答：「是的，包括那片麥田。」

「也包括我種的小麥？」

「少廢話了！我不是說過了嗎？這座小島上面的一切統統是我們的！你如果想留下來，可以繼續在這裡耕田，不過收成後，得交一點小麥給我們。」

薩馬斯這次不搭腔。

貝姆咄咄逼人，再問一遍：


「還有別的問題嗎？」

「嗯……我想知道你到底聽到了什麼，才想要這麼做？」

貝姆聽了這話，開始狂笑起來，其他人也跟著哄然大笑。「我聽到了海浪聲。海浪一直在對我說話，從早到晚，說個不停。」

船隻離去之前，貝姆又對著薩馬斯大喊：「老頭兒，好好給我看著。紅色章魚得一直待在那上頭，要是被風吹倒了，或是被海鷗





一樣，也是圓形狀。

從那個開口往外看，是一片朦朦朧朧、碧盈盈的水域。

薩伊又回到水面上換氣。他的心跳加速。

他想起薩馬斯用手語對他說的話：「不要害怕。」

他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潛入水裡，回到那個圓形的洞口。

洞口的外面是一望無際的海洋，正在緩緩流動。小魚成群結隊從他眼前一閃而過，幾條大魚悠哉悠哉的跟在後面，牠們全都籠罩在太陽投射下來的金色光芒。

薩伊用雙手支撐著圓形開口的邊緣。奇異的海底世界令他驚異不已，看得目瞪口呆。等他看過癮了，再度游到上面，匍匐上岸。

他躺在湖畔休息，喘著氣，一動也不動，抬頭看著向天空伸展的洞口。一群海鷗展翅翱翔，劃過天際，乍看之下，猶如湖底洞口外的魚群。

薩伊感到很矛盾，一方面想趕緊回到湖底，另一方面又克服不了內心的恐懼。

他再度想起薩馬斯用手語對他說的話：「不要害怕！」

「薩馬斯，我明天晚上就回去。」他閉上雙眼，小聲的自言自語，彷彿他的好朋友就在身邊。



薩伊覺得臉好癢。繼而一想，這些珍珠般的氣泡可是上天賞賜的珍貴禮物呢！他不禁笑了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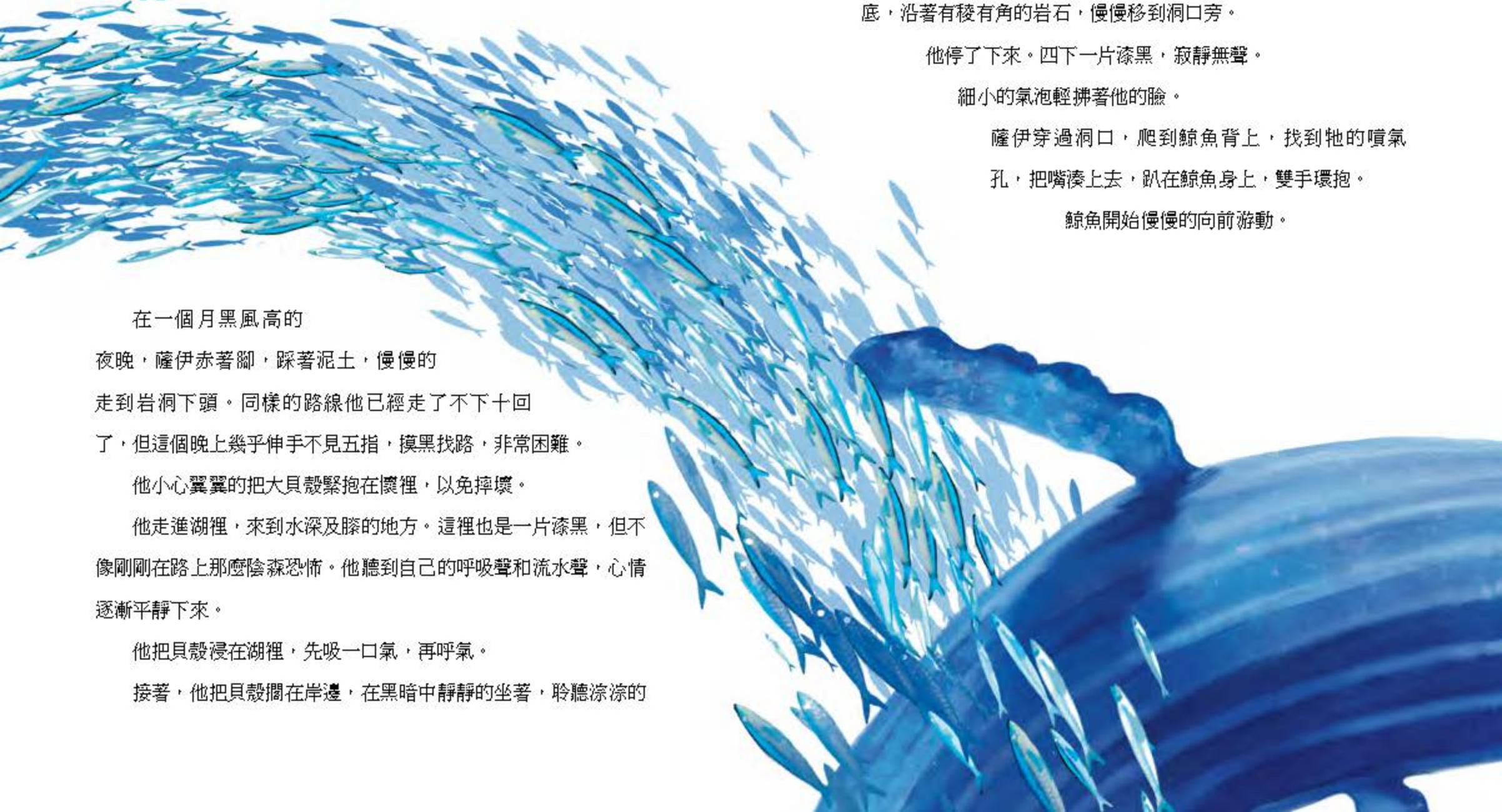
鯨魚依然靜止不動，兩串氣泡不斷從牠前額冒出來，漂移到薩伊的身旁，聚成一股氣流，浮到湖面上。

薩伊看得入神，忘了時間的存在，直到快沒氣才回過神來。不過這一次他沒有往上頭游，而是穿過洞口，來到鯨魚的身旁，爬到鯨魚身上。鯨魚仍然靜靜的待在原地，好像很歡迎薩伊。他張開雙手和雙腳，趴在鯨魚的背上，把嘴巴湊到鯨魚額頭上的噴氣孔。

氣泡經由他的嘴巴進入體內。等肺部充滿了氣泡，他輪流用鼻子吐氣、用嘴巴吸氣。

鯨魚依然一動也不動，任憑薩伊把牠額頭冒出的氣泡吸進體內。薩伊輕拍著牠碩大的身軀，從容的吸氣、吐氣，再吸氣、吐氣，直到月光不見了，氣泡也不再冒出來。他知道該回去了，於是從鯨魚身上爬下來，往上頭游，穿過洞口，回到湖面上。

鯨魚在他下面，也是洞口的另一頭，慢慢的從黑夜的大海中消失了。



水聲。過了一會兒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潛到水裡，一口氣游到湖底，沿著有稜有角的岩石，慢慢移到洞口旁。

他停了下來。四下一片漆黑，寂靜無聲。

細小的氣泡輕拂著他的臉。

薩伊穿過洞口，爬到鯨魚背上，找到牠的噴氣孔，把嘴湊上去，趴在鯨魚身上，雙手環抱。

鯨魚開始慢慢的向前游動。

在一個月黑風高的
夜晚，薩伊赤著腳，踩著泥土，慢慢的
走到岩洞下頭。同樣的路線他已經走了不下十回
了，但這個晚上幾乎伸手不見五指，摸黑找路，非常困難。

他小心翼翼的把大貝殼緊抱在懷裡，以免摔壞。

他走進湖裡，來到水深及膝的地方。這裡也是一片漆黑，但不
像剛剛在路上那麼陰森恐怖。他聽到自己的呼吸聲和流水聲，心情
逐漸平靜下來。

他把貝殼浸在湖裡，先吸一口氣，再呼氣。

接著，他把貝殼擱在岸邊，在黑暗中靜靜的坐著，聆聽淙淙的



薩馬斯、芙莎和薩伊三人來到海灘上。

馬德人和塔門人一言不發的看著他們，不敢輕舉妄動。只有佳柔迫不及待的跑到寶貝兒子身旁，張開雙臂，把他擁進懷裡。接著，她看了芙莎一眼，問道：「妳就是古帕雨的媽媽？」

芙莎笑著點點頭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突然從另一頭傳來粗暴的怒吼：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